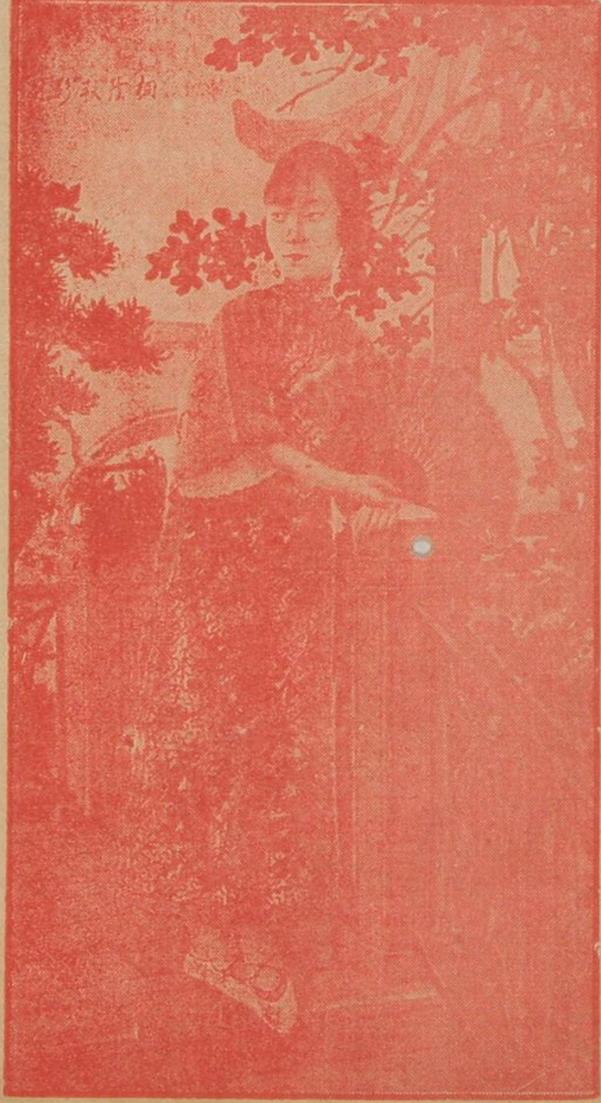


大姑娘八十忙

光棍哭妻

王登雲休妻



(八四) 北京打磨廠學古堂印行

25

30

35

40

● 姑娘十八忙

灤州城北事一椿，有一位財主本姓姜，姓姜名叫姜老二，無有兒，一姑娘，十七八歲長的強，終朝每日留在家鄉，婚姻之事未妥當，無有媒婆來到家鄉，白日說話還好受，三更后，好難當，手托香腮犯思量，小奴佳心里也着忙，好年收成萬石糧，賊人不偷專打牆，莫叫女兒丟了醜，學英英，與紅娘，傳書遞柬請張郎，醜名傳出臉上無光，他母一傍把口張，天堂媳婦不如姑娘，洞房花燭心歡樂，風流女，俏皮郎，美味長吃也不香，十七八歲着的什麼忙，爹爹莫進娘的房，哥哥別上嫂嫂的床，各人搭鋪各人睡，與你們，對靠邦，多靠幾年奈何方，你們不忙奴更剛強，奴家有心巧梳粧，有事無事站在門傍，少年君子看奴好，脚又小，臉又光，十七八歲大姑娘，引的傍人也是着忙，姐兒來在大門傍，台頭瞧見修家郎念書人兒多穩重，也不慌，也不忙見奴施禮可安康，小奴佳一見喜在心上，瞧了瞧四外無人往，拉住學生叫了聲郎，奴佳奉求心腹事，勞駕你，到秀房，上瞞着爹下瞞着娘，今夜晚上有事商量，姐姐我請你八八席，缺少一條無有刺的魚，一個扁食足勾你用，現是肉，肉是皮，東西不大萬人迷，嘗一嘗滋味捨也捨不的，小生聽罷揚長去，姐兒回房太陽西，今夜會郎重打扮，擦官粉，換新衣，小金蓮裹的緊緊的，陪郎一夜死了不屈，身穿布衫候小生，時興坎肩石榴紅，檳榔荷苞秀球花的穗，上秀着，兩盤龍，四季花開正鮮明，解開印子掛在前胸，一更一點太陽兒歸，手拿銀燈秀房里回，今夜晚上情郎到，奴只得，把他陪，說什麼偷花盜柳賊，年貌相當才把心遂，父母房中把燈吹，不見情人來把門進念書人兒多臉

熱奴只得，走一回，去請嬌客入羅幃，年貌相當不必吃虧，二更二點出房屋，觀見學生又把郎君呼夜淨更深都安寢，奴請你，到繡屋，閃緞褥子與你舖，千萬你不可白打心苦，三更三點進繡房，奴與情郎出主張，看你呆呆也不傻，認你母，作干娘，姐弟相稱奈何方，來來往往到也相當，親戚相交長來往，新人物件償一償，手中無錢與奴要，奴與你，作衣裳，搖搖擺擺好風光，得了便宜別去嚷嚷，十七八力不足，父母雙亡真命苦，令嫂代你好不好，誰與你，作衣裳，溫床疊被誰與你舖，婚姻大事把你耽誤，四更四點上牙床，低言巧語叫聲郎，人間大禮害什麼怕，你叫人，真着急，十八見了九人迷，快進前來鬧快梯西，繡房好比蓮花池，郎君好比浪裏魚，鯉魚臥在蓮花心上，有蝴蝶，落梅花。好相小禿子哈面茶，嘗一嘗滋味叭咯叭咯，五更五點手難鬆，低言悄語叫聲相公，一夜夫妻恩情重，你急速，回家中，差來冰人快提親爹娘一見無有不准，兄弟起早回家中，上學念書還得用工，念書要困裝有病，別吃飯，亂哼哼，先生要問把他蒙，告一個假來好辦事情，

●王登雲休妻

山西州頭一家，有家財主真可誇，此人姓王叫主義，娶妻刁氏女俊叉，生下一男一個女，兒子登

雲女兒素花，素花年長十七歲，登雲今年才十八，登雲面學把書念，姑娘繡房把花打，登雲他父下世去，拋下孤寡娘兒三，登雲娶妻劉月英，過門就是臘月十八，劉氏過門多賢慧，與他婆母不投緣法，今日打來明日罵，不使嘴咬鎚子一扎，只日劉氏清晨梳洗畢上房來見婆婆媽，未從開口先陪笑，尊聲母親聽根牙，我不知今日用什麼飯，說與爲兒去做他，刁氏聞聽無好氣，開口登眼咬自牙，見天作飯見天問，無事生非來嘔媽，有的粗糧和細米，愛做什麼做什麼，佳人說奴與母親作水飯，刁氏說水拉不即不吃他，佳人說奴與母親做干飯，刁氏說要作干飯嫌咯牙，佳人說奴與母親去烙餅，刁氏說烙餅我嫌干巴巴，佳人說奴與母親把湯作，刁氏說面乎士的我不用他，佳人說童子去把餃子攝，刁言說庄家人不可長用他，佳人說只個不用那個不用母親自吃什麼，乞婆只才無好氣，劉氏聞聽咬根牙，與我添上半鍋水，帶上六個老倭瓜，各上六斤細干粉，捧上兩捧豆腐，把各上六斤干白菜，切上二斤干蔥花，花椒大料各半斤，各上幾斤綠豆芽鍋頭里與我巴那干并，鍋台頭與我巴拉疙疸，鍋左邊與我作干飯，鍋右邊與我把粥叉，鍋下邊與我悶白菜，鍋上頭與我豬頭扒，一個鍋作個七八十來樣，作熟了愛日昂什麼日昂麼，佳人聞聽臉陪笑，連尊婆母我的媽，媽常說巧女難作無米飯，巧手難扎無線花，一樣二樣奴會作，七八十樣子不會作他，刁

(四)

氏聞聽心好惱，一條大棍手中拿，一棍下去一塊紫，二棍一個大疙瘩，拿棍打自不拘事，揪住青絲按在地下上頭連扎代自咬，底下還用追子扎，但不言刁氏正把賢人打，再表那登雲下學回了家，一行走，自心亂跳，頭上烏鴉叫查查，登雲說爲人不作虧心事，不怕半夜鬼招話，行人正走來好快，進上房來見妻子與老媽，劉氏下邊眼落淚，我娘炕上咬着牙我有心把妻子問，那邊有我生身母，有心要把母親問我娘終日不怎麼巴巴不問小來先問老，躬身且尊生母未何在上不悅，看自光景氣難押，未從說話東鄰西舍惹了你那門什戶了媽那管他們對不對，爲兒前去，殃他若是妹妹惹了你，擔他是女兒家，若是我妻惹了你，爲兒也當去管管他，登雲言語未答應，媽媽接言把話答，其不東鄰西舍那敢惹我東莊西莊那敢惹，要說你妹妹惹着我，他本是，知三從，明四德，能括羊，會刺鳳，一房門不出，二房門不邁溫柔點雅，女兒姣娃豈有惹媽，你要問是那個惹了我，你不會那邊問你小姐終日里分付活他不做，捧葫蘆，掄馬勺，不是降嘴，就是咬牙，老娘與他分正禮，散坡打滾巴人下殺，自從賤人巴門過，他的命中反紅沙，未過門方死的父，瞎子說先妨你又妨我，還有你的妹妹他，過了門方的母鷄下白蛋，方的狸貓他怕耗子方的咱小狗着着人咬方的咱牛犢子滿院跑，方的肥豬滿圈，方的鴨子扁了嘴，方的我那頭上長個大疙瘩，方的小驢打滾

王 登 雲 休 妻

王 登 雲 休 妻 (五)

方的驢子巴車拉，方的，過堂屋內不長草方的咱鍋台上不長老倭瓜，我說把只賤人修回去，爲娘我與你尋個好姣娃站在人前都說好，我天上下無二三，你若是不修他回去，爲娘立刻就礮殺刁氏說着牙一咬又叉一頭撞在棉花瓜，登雲一見忙拉住，連叫母親聽根牙，有心把他修回去，內中情由細詳查，知道是他不賢會，不知道笑花媽，媽媽聞聽更生氣登雲活把人氣殺，分明是小倆口商量好，氣死老娘你兩當家，刀尖上的日子我不過到了如今找個馬以我弔死，媽媽說自雙腳跟到叫登雲無了法，口尊母親修生氣，爲兒刻下就修他，登雲無奈才提筆，好似鋼刀把心叉，有心不依我妻子，又怕違了老人家，巴巴好也是寫，歹也是寫不過是，暫且戶弄我的老媽，上寫登雲，頓首，拜了岳父岳母老人家，自從你女兒把門過，他與小婿投緣法，一年並未紅過臉，無有言錯與語差，想必娶他日子不大對與我母親無緣法，今日吵來明日鬧，我娘懸梁要弔死，他若爲母尋自盡，我們夫妻天該殺，到不叫你女兒回家去，二老千萬別難他，不過費下幾石米，我的妻不過多住幾年家，我娘今年六十六，多者活到六十八，單等黃金入了櫃，小婿我必接他回家，上寫千萬多千萬，丁寧二字寫上他，刷上點點寫完畢，假粧官目捧在地下，連叫劉氏拿了去快快回上你的家，劉氏聞聽眼落淚，魂飛天邊打占占雙膝跪在流平地，好心夫主聽根牙，大開恩情留下我

，回家怎見爹和媽，一雙二老道好見，怎見親戚與在下知道的是奴不賢會不知道的把閒話發，奴家死是王門鬼，在也不敢回娘家，從今後敬心成意孝順媽，永不違背老人家佳人還要再哀告，媽媽眼咬自牙，分明是看上我們是好主欺扶我兒腦袋瓜，過了只村無只店，我不自相我只樣賢良家，一行說自直聲驚動知三從曉四德王素花，正在綉做針線上房吵鬧把人下殺，插上鋼針盤絨線來在房間問根牙細留神用眼撒，看上哥嫂看看媽

下接小姑賢

●光棍哭妻

正月裏，鑼鼓敲，大街以上好熱鬧，小男婦女部把秧歌去看，哭了聲我的妻金姐的噯啾噯啾，人來人來金姐的，二月裏，龍抬頭，光棍房中發憂愁，憂愁我的賢妻到不了頭，噯啾噯啾，扔了罷，扔了罷金姐的，三月裏，是清明，大家小戶上墳塋，光棍也把墳塋上，來到墳塋哭了聲，我的妻金姐的，年輕幼小把我離，噯啾噯啾人來人來金姐的，四月裏，四月二十八，娘娘廟上把香插，那邊來了個俏大姐，黑頭髮紅頭繩繫，擦官粉，代絨花，又白又胖臉又光華，瞧見你來，想起了噯啾噯啾，人來人來要了命的，五月裏麥稍黃，豌豆大麥上了場，光棍也把場來上，自己個兒

打，自己個兒颯，手拿颯掀哭痛傷噯啾噯啾人來人來金姐的，六月裏，天氣長，大家小戶亮衣裳，光棍也把衣裳亮，打開櫃，開開箱，拿出綉鞋整一雙，噯啾噯啾，扔了罷，扔了罷，金姐的，七月裏，七月七，天上牛郎會織女，神仙也有團圓日，剩下我光棍無有賢妻噯啾噯啾，人來人來金姐的，八月裏，月中圓，西瓜月餅供上仙，大家小戶全圓月，剩下光棍月不圓，噯啾噯啾，人來罷人來金姐的，九月裏，天氣涼，大家小戶洗衣裳，自己個兒洗，自己個兒漿，手拿着棒槌哭痛腸，噯啾噯啾人來罷人來金姐的，十月裏，十月一，大家小戶送寒衣，光棍也把寒衣送，來到坟前哭了聲妻金姐的，從打你死我想你，噯啾噯啾人來罷人來金姐的，十一月，斜對門光棍炕上無有一個人，天寒冷，凍死人，那去了知冷着己人噯啾噯啾人來罷，人來金姐的，十二年，正一年，忽聽門外打門環，光棍開開門兩扇，原是媒婆到門前，噯啾噯啾人來罷人來金姐的，

(完)

風陵文庫
文庫 19
F400
M189
早稲田大学図書館